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三〇六回 因驚成病弱女全身 見色貪淫貞娘慘死

話說米龍、竇虎走出來，扶吳老兒的女兒進去。走到面前，忽見吳家女子暈倒在地，人事不知，口角流涎，二目緊閉，已是半死。把個米龍、竇虎嚇呆了，站在面前呆看了一會，才大聲喊道：「可怎麼好？怎麼這一個絕色美人，好端端的竟會死了，這可不是件岔事！」費德功正在那裡等著急，忽見小嘍囉報了進去，說是：「才新搶來的美人，已是死在外面了！」費德功一聞此語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完了，只是咱爺爺消受不起。」只見費德功旁邊有個婦人，便向小嘍囉問道：「你看那美人還有氣麼？」小嘍囉道：「氣是有的，只是嘴裡已經流出白沫來了！」那婦人道：「不妨，這是她受了驚嚇，一時昏暈過去。快將姜湯去灌，尚可得活。」費德功道：「夫人之言有理。」趕著叫人去煮姜湯，一面與那婦人親自出來看。走至面前，看見吳家女子生得果然美貌，一疊連聲催拿姜湯。一會子姜湯送來，那婦人將吳家女子扶坐起來，徐徐的將姜湯灌下，又將他抬入寨內的牀上睡下。過了一會，吳家女子果然甦醒過來，只見他歎氣一聲，二目微啟，慢慢的將眼睛睜開，四面一看，「哇」的一聲大哭起來，口內不住的爹娘亂叫。那婦人在旁再三勸慰，這吳家女子也不答應，只是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了。哭了一會，虛氣上衝，又復昏過去了。費德功、米龍、竇虎三個人，急得兩頭亂跑。倒是那婦人有點見識，因向費德功道：「大王且自隨她。依我看來，莫若將她送到我房內，讓我慢慢的給她調養。等她病好了，再行勸她，將她的心勸轉過來，再送大王受用。」費德功沒法，只得依從，任那婦人抬去調養。

合該吳家女子有救，不當失身傷命，遇了那個婦人。你道那婦人果是好人嗎？實在是極濫的貨色，她見著吳家女子有此美貌，她卻存了一個小人心意——以為此時將她服侍好了，將來費德功必然寵愛此女子，她亦可因這女子得到好處；雖然不是壞心，卻成全了吳家女子名節——後來黃天霸捉拿費德功，搜出許多婦人，全行誅殺；獨這婦人未曾被殺，也虧吳家女子一句話，保全性命。且說這吳家女子被抬到婦人房內，雖然被那婦人灌些姜湯，醒過來了，不料受驚太重，因此就害起病來。那婦人倒也不嫌煩瑣，每日寸步不離，慇懃月盼。吳家女子見這婦人沒甚壞意，她也不甚過怕，專門的害病罷了。有時費德功進來問長問短，皆是那婦人代她說話，所以吳家女子雖被米龍、竇虎搶來，除害病外，同費德功連一句話都沒有說過。這也算是幸中之萬幸。

卻說費德功自見吳家女子這樣美貌，真是如獲至寶。爭奈又害起病來，看著不得到手，實在著急。大寨內雖然有許多婦人，又皆是司空見慣，只能殺火，不能調情，而況老生常談，毫無趣味，你道他耐煩不耐煩呢？因此，日日找著那些嘍囉廝鬧，甚至於打罵。那些嘍囉明知他放著美人可望而不可及，奈何不得，尋著人鬧，卻也無可奈何。內中卻有兩個心思甚狡，暗地裡商議：快去外面尋個有姿色的，不論她是婦人女子，搶了回來，送把於他；不但可以不尋吵鬧，而且可以得個大好處。就此商議定了，暗暗的出去尋找。找了兩日，居然碰到一個，是海州有名的土娼，名喚貞娘。這日到海州城外一家富戶做喜事，酒罷回來，坐在轎內。行至半途，被小嘍囉看見，覺得她甚為美貌；而且衣衫燦爛，裝束鮮明，心中大喜，遂不分皂白，蜂擁上前，拿出兵刃，將轎夫趕去，他們便將轎子抬走，如飛也似向水龍窩抬來。貞娘此時已嚇得如醉如癡，不知是什麼情節。不一會已到，將轎子歇下，小嘍囉攙出貞娘，對她說道：「我等抬你到這個所在，因為我家大王想個美人前來受用。我等見你美貌，因此將你抬來，獻與大王，做個壓寨的女寨主。不日你得了好處，可不要將我們忘記了，須念著我們領你來的情義！」貞娘聞說，如夢初覺，才知這班人不是青皮地棍，是強盜窩裡小強盜。正欲與嘍囉分說，那嘍囉已經都跑走了。欲待逃走，又不知路徑，正在那裡啼哭不止。

正嗚咽間，忽聞笑聲紛起，呼喚不休，一路喊來：「美人在哪裡？」只見那嘍囉在前引路，隨後兩個婦人，後跟一個黑大粗莽、濃眉怪眼的大漢，一齊走了過來。貞娘看的真切，不禁放聲大哭，口中罵道：「你們這一起無恥的強盜！膽敢攔搶良家婦女！難道沒了王法，不怕殺頭嗎？」

正罵之間，那黑大漢已經走到面前，將貞娘一看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果然是個美人。咱費德功何福修此，病了一個，又來了一個。」說著便向貞娘說道：「美人，你不要啼哭，咱這裡是個安樂窩。只要你順從了咱，不必說吃的是珍饈美味，穿的是綾羅緞匹，就是打咱幾下，罵咱幾聲，咱多不怪你，還說你打咱是情，罵咱是意。再封你做個壓寨夫人，何等威風，可算快活。美人，你快不要啼哭了，既已到此，就是啼哭也是枉然。」

說罷，便叫那兩個婦人道：「你們快將咱爺爺這個新美人，扶了進去。多備香湯，給她沐浴。等到晚上，好讓咱與他成親。」

那兩個婦人即刻走來，將貞娘硬拖硬扯，蜂擁著進去。貞娘一面哭，一面罵著：「不逢好死的狗強盜！要砍千刀的賊廝人。」

一路哭罵個不住。一會子到了寨內，當由那兩個婦人喚進房中，打了一面盆水，叫貞娘洗面。那兩個婦人復又百般勸道：「就如我們當日被他搶來的時節，也似姑娘今日一般。後來沒法，依從了他，現在倒也快活的很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勝如嫁了窮大漢。」那兩個婦人一面勸說，貞娘還要百般痛罵。正罵聲不止，忽然費德功前來，百般戲謔。貞娘氣忿不過，立起來一頭撞入費德功懷內。費德功大喜，便趁勢將貞娘攙抱起來，硬欲行事。貞娘抵死不從，卻又掙脫不了。貞娘忽生一計，暗暗將手伸入費德功襠下，將他的腎囊拚命勒定。費德功忍痛不過，兩手一鬆，貞娘才算掙脫。哪知費德功此時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將貞娘按倒在地，一頓拳頭，登時打死。可憐貞娘不幸，作了娼妓，又遭惡寇凶淫，頓時慘死，也算是妓中貞婦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